

莫桑比克华文教育的历史、现状与挑战^{*}

郭建玲

【内容提要】莫桑比克华文教育的历史可以追溯至20世纪20年代,1975年因莫桑比克国家独立后的政治原因中断,21世纪后中华国际学校成立,华文教育得到重新推动。莫华文教育经历了华语作为母语教学向华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的转变,但华校的经费筹集、运转与管理方式等方面与过去相比没有太大变化,与莫其他国际学校相比差距甚大,面临可持续发展的巨大挑战。中非合作全面升级,为非洲华文教育带来新机遇。应从教育国际化的角度将莫桑比克华文教育纳入中国参与非洲教育治理的合作范畴,给予更系统的教育资源支持,形成与孔子学院有机互动、齐头并进的机制,为汉语和中华文化在非洲的推广发挥更大作用。

【关键词】莫桑比克; 华文教育; 教育国际化

【作者简介】郭建玲,文学博士,浙江师范大学国际文化与教育学院教授、副院长,汉语国际教育、汉语国际传播专业硕士生导师,莫桑比克蒙德拉内大学孔子学院中方院长(浙江金华,321004)。

莫桑比克位于非洲东海岸,1975年脱离葡萄牙近500年的殖民统治获得独立。据历史学家考证,中国与莫桑比克的交往始于元代,元代旅行家汪大渊很可能是抵达莫桑比克的第一个中国人,他两次航海远游,到达“加将门里”,即今日莫桑比克的克利马内,对此地优越的地理条件

^{*} 本文系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中心自设资助项目(项目编号:15FZZX23YB)成果。

留下了颇为深刻的印象和生动的描绘。^①明代郑和下西洋出使非洲,也曾抵达莫桑比克中北部,葡萄牙殖民政府旧都莫桑比克岛至今还完好保存着郑和船队途经此地时沉没的中国瓷器。

莫桑比克华文教育的历史起步于20世纪20年代,1975年莫桑比克国家独立时因政治原因中断,21世纪后中华国际学校成立,华文教育得到重新推动。华文教育在莫桑比克经历了华语作为母语教学向华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的转变,但华文学校的经费筹集、运转与管理方式等方面与过去相比没有实质性改变,与莫桑比克其他国际学校差距甚大,面临可持续发展的巨大挑战。李安山的《非洲华人华侨史》和剑虹的《莫桑比克华侨的历史与现状》对莫桑比克华文教育的历史有所涉及,但只是作为华侨移民史的一部分,对华文教育的办学宗旨、教学内容、课程设置与教材等核心内容未作深入考察,也缺乏对华文教育现状、困境及出路关注。这些,正是本文着重论述的内容。

一 莫桑比克独立前的华侨学校: 华语作为母语教学, 民族认同感强烈

中国人移民莫桑比克的历史可以追溯至19世纪50年代^②,早期华侨集中在葡属东非贝拉港(当地华侨习称为“卑拉”或“卑罅”)和洛伦索-马贵斯(当地华侨习称为“罗连士麦”或简称“罗埠”,今莫桑比克首都马普托)两地,主要从事木匠等手工业、商业或在蔗糖、采矿、铁路公司工作,凭坚韧不拔、吃苦耐劳的精神生存并扎根下来。1885—

① 李安山《非洲华人华侨史》,中国华侨出版社,2006,第59—62页。

② 第一批中国劳工30人自澳门出发,于1858年2月19日抵达莫桑比克岛,其中包括8名木匠、12名石匠、4名铁匠、4名铜匠和2名泥水匠,任期为8年。社会学与文化人类学博士爱德华·梅德罗斯(Eduardo Medeiros)对地方官如何周到接待这批华工有详尽的描述。参见《莫桑比克华人社会:1858—1957》,《Primavera》杂志2003年第1期。爱德华·梅德罗斯是葡萄牙籍社会与文化人类学家,对莫桑比克华人历史尤其是贝拉的华人历史有较为深入的研究。梅德罗斯在贝拉完成了小学和中学教育,是20世纪年代末贝拉反殖民运动和反萨拉查主义运动的活跃人物,1972年获得布鲁塞尔自由大学社会学/人类学专业本科学位,1976—1998年任教于蒙德拉内大学和马普托师范大学,创建人类学系,1996年获得科英布拉大学社会和文化人类学博士学位,1998—2007年任教于埃武拉大学社会学系,创立了非洲研究中心。

1900年间,欧洲列强在非洲大肆扩张,葡萄牙鼎力建设东非,大批廉价的华工从中国沿海地区被招募至莫桑比克,参与1886—1894年和1892—1898年马普托至南非边境以及贝拉至津巴布韦边境跨国铁路的修筑,以及新首都马普托的市政建设,华侨数量逐渐增加。

华侨教育在莫桑比克迟至20世纪20年代才起步,较南非、马达加斯加、毛里求斯等东南非洲其他国家要晚。贝拉的华侨教育始于1929年,中华学校由协进社创立,当时华侨子女入校人数很少,学校不得以兼收当地学生以学费维持校务,到1929年底的时候,大部分出生于贝拉的华侨子女已经在该校就读,有教师1名,学童20余人。由于协会规章制度中并没有涉及协会成员子女的教育,对葡萄牙殖民政府来说,从协会成立的主要目的及其运作范围来看,学校办学活动是不合法的,因此该校没有得到葡萄牙殖民政府的认可。1929年经济危机对贝拉影响颇深,华侨“失业者十之七八”,大部分回国或转到其他地区,人数几乎减半,“所余者仅三四百名间,十之二为妇孺”。由于华侨回国的多,而中华学校经费又无着落,学校不到一年的光景就停办了,华侨子女只好入葡校肄业。抗战期间,由于国内战火纷飞,避难定居于贝拉的华侨越来越多,学龄儿童数量迅速增加,几经波折的华侨小学终于成立,虽校舍很小,设备简单,但入读的华侨学生有数十名之多,年龄在5—12岁,教材使用与国内同步的《复兴国语》,由一名侨胞担任教员。虽然老师不懂国语,只能用粤语教学,但学生经过一年的学习,已经体会到民族文化的趣味,不复说以前的黑语土谈,初收教育成效。此后学校三移校址,校务也不断扩大。到四五十年代,经过非洲各地华侨的募捐努力,最后建成新的两层教学楼,有设备齐全的教室、体育场、电影院、综合场所等,学校重视体育教育,开设乒乓球、羽毛球、武术教学,培养出了不少运动员,在体育赛事中也斩获不少荣誉。到1966年,华侨小学学生人数达到157名,其中包括84名女生和73名男生,有6名中国教师,来自中国大陆和台湾,均拥有正规资格。学校的教学活动没有得到任何政府的补贴,完全依靠华人协会和华侨捐款,学校为学生免费提供教材。20世纪70年代初,华侨小学扩建,以一层的商店收入贴补学校开支,解决了多年来的财务问题,改进提高了学校的全面办学能力。^①

^① 关于贝拉华侨学校的研究,参见八股《葡属卑罇华侨学校教育概况》,见《中华小学三周年纪念特刊》;李安山《非洲华侨华人史研究》,中国华侨出版社,2006,第326页;爱德华·梅德罗斯《贝拉的中国学校(1929—1975)》, https://macua.blogs.com/moambique_para_todos/2014/07/as-escolas-chinas-da-beira-1929-1975-por-eduardo-medeiros.html。

马普托的华侨教育起步较晚。20世纪20年代,已经在非洲扎根并日渐富裕起来的华侨,掀起了兴办华侨学校的热潮。当时,洛伦索-马贵斯有华侨五六百人,主要从事制糖、采矿、铁路及商业。虽然曾经有热心教育的侨胞提倡建立华侨学校,但因多方滞阻,一直未能实现。1929年中华民国外交部特派非洲专员莫次南在此地视察时,此地有一所私塾式学校,名为“智仁学校”,有教师1人,学生20名。1935年夏,中华民国外交部特派梁宇皋专员到非洲各地视察侨务,看到数十学龄华侨子弟流浪街头,颇为不满,因而提议成立“中华小学”。当时,侨胞对这一建议大力支持,出钱出力,由中华民国政府侨委会师资班毕业的章罗桥到莫桑比克负责校务各部的筹划工作,教员也由侨委会选派充任。

1936年元旦,中华小学借中华会馆正式开学,开学典礼由捐地建设中华会馆的华人先驱贾阿桑(Ja Assam)举办。学校的办学宗旨,是“收容此辈侨童,灌输祖国文化,授以谋生技能”,使他们“得受祖国文化之熏陶,得知祖国语言及习惯”^①,在国家民族的更高层面上亦“裨益匪浅”^②。学校只招收华侨子女,不对外开放,第一学期学生人数为55人^③,第二学期为62人,全部为广东籍华侨子女。年龄自5岁至17岁均有,其中以8岁和16岁者居多,男女生比例分别为53%和47%。中华小学的学制为小学4年,高小2年,实行的是母语教学,课程分配遵照中华民国政府所规定的华侨学校课程标准,参酌当地环境编制。每学期授课1170分钟,其中国语占30%,常识占12%,算术占12%,体育占6%,音乐占7%,劳作占8%,游艺占7%,课外作业占6%,公民训练占5%。课本完全采用复兴版,即由中华民国教育部审定、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的新课程标准系列教材。《复兴国语教科书》初小课本八册,供小学四学年使用,由沈百英、沈秉廉等富有经验的教育大家编写,王云五、何炳松等出版家和历史学家校订,内容融科学、人文、伦理、政治、经济为一体,注重体格、品行的训练,以养成健全公民为目的,语言平易,寓教于乐,图文并茂,趣味性很强。^④如第二册第一课《我们再来造》,上文下图,整篇课文不到40个字,且复

① 宋发祥《中华小学三周年纪念特刊序言》,1939年2月。宋发祥时为中华民国驻南非约翰内斯堡总领事馆总领事。

② 章罗桥《中华小学三周年纪念特刊自序》,1939年元旦写于罗埠中校宿舍。

③ 至三月时,除去一女生结婚转学,一女生无故退学,二女生回国外,有学生五十一人。《中华小学三周年纪念特刊》。

④ 沈百英、沈秉廉编著《复兴国语教科书》初小第二册,商务印书馆,1935。

现率很高 “玩具多，玩具好，大家拿玩具，造个小学校。野猫太可恶，跑来就撞倒，大家说 ‘不怕！不怕！我们再来造！’ 大家一同做，嘻嘻哈哈笑，一个小学校，造得更加好。” 完全是儿童日常生活的样貌，也是绝佳的儿童文学，细节生动，妙趣横生。采用复兴版教材，既保证了中华小学的华文教育与国内基础教育在教学内容和教学标准上的一致，使在莫华侨子弟与国内学龄儿童享受同样标准的母语教学，也使那些回国的学生能顺利地继续学业。1937 年第二学期，中华小学添授葡文课程，每星期 10 个小时。这一方面是为了学校能达到莫桑比克教育部门关于设立葡语课程的规定，以便学校在当地顺利注册登记；另一方面，也是考虑到学生高小毕业后能进入马普托市葡萄牙人设立的葡文学校再续学业，将来出校后也多得一种谋生的技能。

由于学生清一色来自广东，中华小学教学语言多用粤语，而非国语。为了提高学生的母语水平和对民族文化的认识，中华小学除了课堂教学外，还定期举行国语朗诵、演讲、戏剧表演、作文等类型多样的比赛，由高级学生负责校刊、级刊，记录学校日记。演说比赛最初采用广东话，后改为国语。1936 年 5 月 31 日举行的国语演说比赛，参与面广，反响热烈，来宾达 200 多人，占全罗埠华侨的一半，演说者为第二年级学生，演说的题目有历史故事、自然科学、笑话等，其中自然科学故事占 60% 多。戏剧表演除每星期一个小时的娱乐会外，还在纪念日或节日举行专门的表演。1938 年“双十节”由中年级学生公演抗战名剧《放下你的鞭子》，精彩逼真的表演令侨胞深为感动，当场解囊捐款者不乏其人。学生还连续十周参加西人航空学社表演戏剧，每次 20 人表演歌舞，观众“称赞不已”。

中华小学创办于抗战前夕，学校尤其重视学生的爱国主义思想教育和精神动员工作，学生校服一律童子军装。训育处逢“七七”“八一三”“九一八”等纪念日，组织学生募捐队向外募捐，并要求每名学生写信慰劳前线战士。学生的优秀作文登载于校刊、级刊和《侨声报》。《中华小学三周年纪念册》收录的学生习作，这类题材的作文占了大半，如梁银优的《“九一八”告同胞书》、赵公然的《看了“抗战大全”影片以后》、周胜来的《华侨学生怎样爱国》、周锦来的《在抗战中怎样做儿童》、曾玉莲的《怎样争取最后胜利》等。在这些文章中，国民和海外华侨的双重身份，是学生们发表见解的两个基本立足点，阐发作为中华民国国民的普遍责任以及海外华侨如何作为，爱国主义和民族认同情感非常强烈。

除了科学卫生常识的说明文、寓言和儿童故事之外，学生习作中尤

其值得关注的是写景叙事的记叙文。如梁银优的《游乡村记》、《我的家》，赵玉莲的《船埠乘凉小记》，赵公谋的《乡村的风景》，梁银秀的《乡村偶写》等。照录其中一则如下：

早晨起来，和几位同学到麦田离去，出发的时候，是早上七时，在路上看见有一个牧童，骑在一头牛的背上，吹着小小的短笛子，他那样子像快乐得很，到了田里的时候，望见麦苗青青绿绿，风吹成波，再上前过了麦田去，又望见有一片豆田，到了豆田的旁边，看见豆花盛开，形像蝴蝶，有许多蝴蝶在花间飞舞着，在豆田之间，终日恋花，又有许多蜜蜂，终日采花，奔走很忙。

又过了豆田外，忽然看了一条河，河中三五小舟，来来往往，岸上有一片的青草和野花，树木数枝，小鸟飞到树上唱歌，“青草软如绵，野花如黄金，不用一钱买，采来衣上簪”，更有蝴蝶飞舞着；又有一牧童，挂了许多书在牛角上，手上拿了一本书，骑在牛的背上读，我想：他是以己为师的，也是一个好学的牧童，更把头一望对面，有一座山，山上的草都是很青绿，真是山呀！河呀！都是很好的风景，我们从早上出发，一直玩到晚上五时才回来，心里真是快活极了。^①

与读者的期待出入甚大，这些记叙文不仅没有丝毫的“异国风情”，完全看不出莫桑比克的生活风貌，不论是主题还是行文“套路”，与国内同龄学生的作文没有太大的区别。甚至风景，如学生写到的桃红柳绿、牧童短笛、小河泛舟、寒冷得令人瑟瑟发抖的冬天，都不是东南非洲莫桑比克应有的风物和气候，而是一派“华夏风光”。中华小学定期组织野游和远足，学生家庭所居住的环境与当地社区也并非隔绝，学生按理有充分的当地生活体验，之所以这样的“套路”，显然是从学校和课本习得的版本，从中也反映出了中华小学母语教学的效果。1937年，中华小学决议发起非洲华侨学校学生会考，后来是否如期推行不详。就学生的作文水平而言，可以料想，中华小学的学生水平应至少处于中上位置。

如果说华侨教育不仅仅局限于母语的教学，还包括与中国文化相关的一些课程以及中国人国际形象的塑造，那么，中华小学在体育教育方

^① 赵公谋 《乡村的风景》，原文标点符号使用不规范，为保留原貌，照录。

面的训练和突出成绩是值得关注的。学校除了每天十分钟的早操、下午最后一堂课的课外运动，还定期举办乒乓球、篮球、足球等各种体育比赛，参加国际性的体育赛事。1937年2月17日马普托英人海员工会举行第一届乒乓球公开赛，参加者有英国、葡萄牙、瑞士等国人士百余名，中华小学选派的四名学生“攻守有术，应付得法”，夺得男女双打冠军和女子双打亚军，为异邦人士所称赞。1937—1938年，中华小学女子篮球队连获马普托国际女子篮球冠军赛冠军荣衔。1937年的首届比赛为马普托空前之举，观众人山人海，热闹情形前所未有。中华队在六支球队中战绩骄人，首场比赛10比0横扫五月一日队，第二场6比0大胜礼士波队，令观众“惊服不已”，彻底洗濯了“东亚病夫”之耻。^①

中华小学开办一年后，“成绩卓著，为全非洲华侨所称颂”。学生人数逐年递增，1937年上学期55人，分三年二年一年上下四级；下学期58人，增加一级。1938年上下学期均为62人。据统计，1938年马普托华侨共有儿童（从出生起至17岁止）189人，男童102人，女童87人，学前儿童120人，学龄儿童62人。^②也就是说，马普托的所有学龄儿童均入中华小学就读，彻底改变了华侨子弟流荡街头的状况。至1938年底，中华小学开办三年，成绩斐然，初小毕业一班，学生60余人，成为东南部非洲华侨教育的典范。1939年2月，道经马普托的约翰内斯堡总领事宋发祥充分肯定中华小学的办学成绩，“设立仅阅三载，办事之精神，极为饱满，学生之成绩，复见斐然，朝气蓬勃，如日东升，不可遏止，自此精益求精，则前途之光明远大，未可限量也”。^③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马普托华侨规模达到3000人左右，中华小学学生规模也从开始一个班20人左右，增加到中后期每班有40人左右，逐渐发展为六个年级，300多名学生的涵盖初级小学和高级小学的完全小学。

莫桑比克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战争期间，动荡的时局使贝拉和马普托两市一些有钱的华侨开始撤离，以防不测，纷纷将子女送至其他国家学习。1975年，莫桑比克独立，新成立的人民共和国实行社会主义制度，推行资产“国有化运动”，贝拉和马普托的华侨学校办学场所被政府没收，华侨家庭所拥有的农场、商店、工厂等私人资产也均被收归国有，

① 《中华小学三周年纪念特刊》“聊胜于无”栏目。

② 《中华小学三周年纪念特刊》。

③ 宋发祥《中华小学三周年纪念特刊序言》。

财产受到巨大冲击。随后新政府颁布公告,要求在莫外籍公民必须一个月内在选择国籍以确定身份。这两条政策迫使绝大部分华侨撤离至葡萄牙、巴西等葡语国家,华侨人数锐减,两地的华侨学校因此关闭。

贝拉华侨小学和马普托中华小学的华侨教育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特点:①只面向华侨子女的母语教学,主要目的是保存民族文化和民族语言,注重学生的思想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有很强的民族认同感,具有相对的封闭性和排外性,在后来的课程设置中,因地制宜地加入了葡语教学,以利华侨子弟的生存和发展;②华侨有相当大的自主权,学校的教师资格、课外活动、教科书的选编及授课时间均由华侨自己处理;③创建及发展过程有政府参与,得到国民政府侨委会的支持,师资主要由国内政府公派;④办学经费没有固定来源,除了中华会馆等华侨社团出资外,需各个方面的捐助;⑤注重学生体格锻炼,在国际体育赛事中的突出成绩,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人“东亚病夫”的国际形象。总而言之,莫桑比克华侨教育的发展在东南部非洲起到了示范性作用。

二 中华国际学校: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的新阶段

21世纪以来,经历了长达16年内战和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的改制,莫桑比克开始进入平稳发展时期。随着中非合作论坛的召开,以及中莫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缔结,大批中资企业和个体商人到莫桑比克寻求商机,除了留下来的老侨及其后代,新侨逐渐成为莫桑比克华人的主体。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在莫华人有三万人左右,绝大部分集中在马普托。

中华会馆几经周折,经过多方努力,于2005年重新回到华人手中。2016年7月,中华会馆决定重新开办华文学校,并于同年12月举办中华国际学校筹款募捐活动,在中国驻莫桑比克大使馆、在莫中资企业和华人华侨的捐赠下,次年2月,中华国际学校在中华会馆正式开学。为了吸引生源,招生条件宽松,对象不限于华裔子弟,只要年龄符合,均可入学。第一学期有新生7人,年龄4—9岁不等,均无汉语基础,合班入读小学一年级。至2018年第二学期,学生人数增至20人,截至2019年第一学期,学生人数为27人,以非华裔(印巴裔和当地学生)为主,以葡语为母语,华裔子弟仅5人,且基本没有汉语基础,家庭交流语言也

多为葡语。中华国际学校是经莫桑比克教育部注册的全日制学校，实行中葡双语课程设置，上午以葡语授课，教授莫桑比克教育部核定的葡语课程，下午以汉语授课，课程包括中文、数学、阅读、音乐、武术，此外，每周还有两节英语课。与中葡双语的课程设置相应的，学校在环境布置、文化活动的组织等方面，突出了中莫双文化的特点。教室和过道两侧墙壁装饰了中国结、中国画、中国谚语等，以及莫桑比克当地的木雕和绘画、重要节日介绍等。学校既组织学生欢度中秋、春节等中国传统节日，如参加中华会馆一年一度的华人元宵晚会，也组织学生庆祝“非洲日”等莫桑比克重要节日，体现了文化交流融合的特点。

与独立前的华文学校不同，因为教学对象的语言状况以及家庭语言面貌为非汉语，中华国际学校的汉语教学不是作为母语的教学，而是作为第二甚至第三语言的教学。学校中文师资紧缺，最初面向社会招聘，但因莫桑比克教育部师资审核手续烦琐、流程冗长，导致教师无法顺利通过审核及时上岗。2018—2019 学年中华国际学校有 3 名中文教师，其中 1 名是来自蒙德拉内大学孔子学院的汉语国际教育硕士专业志愿者，2 名由国务院侨办选派的中学数学老师和高校音乐老师，任期分别为一年和两年，均无小学教学经验。因学生日常交流语言为葡语，教师均不会葡语，课堂教学使用英语媒介语，由当地会英语的助教协助翻译，教师队伍的流动性和授课语言的局限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汉语教学的质量。

学校根据学生年龄段，将中文课程分为学前班、1—3 年级班、4—5 年级班共三个班，学前班中文课教材使用《美猴王汉语（幼儿）》，1—3 年级班使用《中文》第 1 册，4—5 年级班使用《中文》第 2 册。《美猴王汉语》是为英语国家 1—3 年级学生编写的少儿汉语教材，幼儿版教材内容以拼音和词语教学为主，以专题形式出现，如数字、颜色、动物等，不涉及汉字的书写，没有相应的口语句子练习和儿歌等延伸内容，也缺乏配套的练习册或活动手册，不够立体，趣味性不足，课堂教学需要教师做较多的拓展补充。根据教学反馈，学前班后改用国家汉办重点规划教材《汉语乐园》。《汉语乐园》共三级，每级分 A 和 B 两册，有课本、活动手册、词语卡片，每册另配练习册和 CD，内容和形式活泼生动，练习种类丰富，全彩色印刷，非常精美，适合非华裔儿童的汉语教学，教师使用起来更为得心应手。1—5 年级使用的是暨南大学贾益民教授主编的《中文》教材修订版及配套练习，由国务院侨办委托编写，是目前海外使用最为广泛的华文教育教材。这套教材是为海外华侨、华人子弟学

习中文而编写的,有主课文和练习册,遵循由字、词、句、篇章循序渐进的编写原则,知识比较系统,练习量也比较大。但正如教材名称“中文”所显示的,“识字领先”的特点使整本教材总体上更像国内的小学语文教材,设定的是有一定母语口语基础的学习者,不太适合中华国际学校以非华裔学生为主、汉语作为第二甚至第三语言的教学。中华国际学校面临汉语教材严重匮乏的现实问题,受经费限制,教材主要依靠蒙德拉内大学孔子学院和国务院侨办这两个渠道的赠书,可选范围非常有限,且大部分可选教材只能保证教师用书,无法保证学生人手一册。之所以选用《中文》教材,一个最现实的原因是,这套教材国务院侨办赠书数量充足,完全可以保证所有学生的需求。

除了缺乏师资、教材,办学经费来源不稳定等,生源不足是中华国际学校目前面临的重大问题。学校在独立前“中华学校”的名字上加以“国际”二字,其用意是突出中外文化的交融,扩大汉语的接受面和影响力,既吸引新侨及华裔子弟,也为对汉语和中华文化感兴趣的当地及外国学生提供学习机会。但事实上,面向这几类学生的汉语教学在目的和内容上是不完全一样的,面向新侨子弟的汉语教学主要是母语教学,甚至是与国内同轨同步的语文教学,侧重于中文的阅读和写作。面向华裔子弟的汉语教学视其母语状况,可能是母语教学,也可能是外语教学,具体到莫桑比克,华裔子弟母语是葡萄牙语,基本没有汉语基础,汉语教学是一种作为第二语言的教学。办学宗旨和教学对象的不明确,导致中华国际学校始终未摆脱招生困境。一方面,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无法满足新侨子弟对母语教学的需求。与过去的老侨扎根莫桑比克不同,新侨更多是将莫桑比克当作个人发展的过渡站,流动性较大,他们一般倾向于将子女留在国内接受教育;即使带到莫桑比克,考虑到孩子以后回国学习或者到别国学习的发展规划,也倾向于选择以英语教学的国际学校,如美国国际学校、马普托国际学校等。中华国际学校无论是葡语课程还是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的汉语课程都无法满足新侨的需求,对新侨没有吸引力。另一方面,葡语教学缺乏竞争力影响了华文教育对华裔子弟的吸引力。马普托的葡语学校种类颇多,收费高、质量好的有葡萄牙国际学校,收费中等的有各类私立葡语中小学,其中包括 Kitabu College 这样名列前茅的私立学校,免费的有公立学校。葡萄牙国际学校完全采用葡萄牙的课程体系,按照莫桑比克对国际学校的规定,葡语教师均有在葡萄牙受过教育或培训的经历。中华国际学校的10来名当地葡语教

师,无一人有在葡萄牙受教育或培训的经历。教师的资质难以达标,教学水平和教学质量难以得到保证。经测试,中华国际学校学生的葡语水平比同类葡语学校同龄学生平均分要低1—2分(总分20分),不及格(低于10分)比例较高。^①对于已经扎根莫桑比克的华裔而言,让子女享受到高质量的葡语教育,是未来求生谋发展的必要投资,尽管他们有学习汉语和中国文化的内在需求,葡中双语教学具有一定的吸引力,但缺乏竞争力的葡语教学质量影响了中华国际学校的招生。据不完全统计,马普托华裔子弟有3000人左右,但目前就读于中华国际学校的华裔子弟不仅人数少,而且多为参与中华会馆事务管理或与中华会馆感情深笃的老侨的后代。

通过历时性的考察,可以发现,中华国际学校总体上仍然延续的是七八十年前中华学校的办学模式:①办学力量依托华人社团中华会馆,借用会馆作为校址,由中华会馆主要负责学校的管理和运转;②经费靠筹集,依靠华人华侨、使馆和中资企业的募捐;③创办及发展过程没有政府的直接参与,在师资和教材赠书等方面依靠国务院侨办和蒙德拉内大学孔子学院的有限支持;④华文课程设置有自主权,不受莫桑比克教育部的规定。尽管招生对象不局限于华裔子弟,将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甚至第三语言来教学,这样的定位,是中华国际学校应莫桑比克华人华侨现状以及教育国际化需求做出的调整;但依靠华人华侨自发的“民间”力量办学的华文教育旧有模式,已经跟不上莫桑比克国际教育市场的发展,缺乏竞争力。

三 挑战与机遇: 华文教育应纳入中国参与 非洲教育合作的范畴

与莫桑比克其他国际学校相比,中华国际学校起步晚,历时短,目前面临可持续发展的巨大挑战。解决困境的途径,是参照莫桑比克现有其他国际学校的办学模式,从教育国际化的角度将华文教育纳入中国参与莫桑比克乃至整个非洲教育合作的范畴。

^① 笔者与中华会馆会长夫人、中华国际学校负责人吕萍女士的会谈,时间为2019年6月3日,地点为马普托中华会馆。

莫桑比克是联合国公布的世界最贫穷国家之一,公立教育基础薄弱,教育资源匮乏,全国实行七年制义务教育,国民识字率低,人均受教育1.6年。基础教育以官方语言葡萄牙语作为教学媒介语,英语作为中学必修科目,法语为选修科目。莫桑比克有为数不少的外籍学生(跨国公司高管、外交官、非政府组织工作人员等的子女),国际学校作为有益的补充,为这部分学生以及莫桑比克当地中上层家庭对教育国际化的需求提供了完美的教育解决方案。

国际学校分布在莫桑比克主要城市,包括马普托、马托拉、贝拉、楠普拉、西莫尤等,主要则集中在首都马普托。目前马普托有国际学校近10所,规模较大的有:①美国国际学校(American International School of Mozambique,简称AISM),由美国大使馆及其工作人员于1990年创办,提供美式教育,教学语言为英语,遵循典型的美国学校日历(课程从8月中旬开始到6月中旬结束),采用国际文凭课程,自2003年以来全面采用IB课程体系,涵盖学前教育至大学预科。学校因得到美国国务院海外学校办公室的认可和支 持,从而获得美国中部各州学院和学校协会的 认可。2018年,该校有来自51个国家的620名学生,其中20%来自美国和莫桑比克,其余来自其他国家。学生毕业后几乎无一例外地进入有竞争力的四年制大学,2016—2018年毕业生分别被美国、英国、加拿大、荷兰、德国、南非、阿联酋、中国香港、意大利、比利时、奥地利等国家和地区的本科院校录取。②法国国际学校(L'Ecole française de Maputo,简称EFM),创建于1979年,在法国外交部的拨款主持下运行,在课程设置、教学宗旨和组织规则上与法国本土现行标准一致,幼儿园提供英法双语教育,也教授葡语课程,小学和高中阶段还提供葡萄牙语、英语、西班牙语、德语和法语的国际语言认证。学校在法国现行学习计划、语言开放性与莫桑比克文化间取得了良好平衡。③葡萄牙国际学校(Escola Portuguesa de Moçambique),根据葡萄牙和莫桑比克两国政府间根据1995年6月25日(莫桑比克独立纪念日)签署的第241/99号法令设立,于1999—2000学年正式开学,由葡萄牙教育部管理,是葡萄牙公共教育网络的有机组成部分,遵循葡萄牙教育体系的指导方针和课程设置,葡语师资须有葡萄牙教育或培训经历。学校提供学前至12年级的教育,

① 马普托美国国际学校官网, <https://www.aism.co.mz>。

② 马普托法国国际学校官网, <http://www.efmaputo.fr>。

2018—2019 学年学生总数为 1522 人。^① ④马普托国际学校 (Maputo International School, 简称 MIS), 由莫桑比克教育部和外交部于 1975 合作创办, 是非洲国际学校协会成员, 从幼儿园至大学预科 (3—18 岁) 全面采用英国剑桥课程体系, 为外籍和莫桑比克学生提供英式教育服务, 有来自 40 多个国家的 600 多名学生。^⑤ 柳树国际学校 (Willow International School), 经莫桑比克教育部认证的非营利性教育机构, 招收学前至 12 年级的学生, 目前有学生 1300 多人。学校遵循莫桑比克课程规定, 并采用剑桥体系, 英语授课, 有葡语课程, 学生毕业同时授予剑桥和莫桑比克双文凭, 被印度、俄罗斯、南非、土耳其等国高校录取。^② ⑥格兰德国际学校 (Grandeur International School), 教学语言为英语, 幼儿至六年级课程采用美国马里兰州巴尔的摩的卡文特^③课程, 初高中部使用剑桥课程。^④ ⑦恩科河滨国际学校 (Enko Riverside International School), 创办于 2016 年, 是快速发展的非洲国际学校连锁机构恩科教育 (Enko Education^⑤) 在莫桑比克的分支, 招生对象为 11—19 岁的学生, 实行 IB 教育, 目前有学生 150 余人, 教师 20 多人, 是剑桥大学合作伙伴, 毕业生 100% 升入大学, 被美国的耶鲁大学、加拿大的多伦多大学等顶尖大学录取。

可以发现, 这些国际学校遵循美国、英国、法国、葡萄牙等欧美国家的课程模式, 小学教学通常为英语, 或补充其他语言, 学校一般还提供国际认可的认证, 如国际文凭课程 (IB 课程)。它们通常都有政府部门或教育集团的直接支持, 获得所属教育体系在全球范围内提供的统一或类似标准的教育资源, 因此, 学生可以在各个国家同一系统的国际学校轻松过渡衔接。比如, 马普托法国国际学校是由 135 个国家的 494 所教学机构组成的法国海外教育网络中的一个部分, 学校由直属法国外交及欧洲事务部的公立机构法国海外教育署 (AEFE) 统一管理, 不仅接受该机构提供的法语教育资源的有力保障, 而且定期接受该机构的官方考核,

① 莫桑比克葡萄牙国际学校官网, <http://www.epmcelp.edu.mz>。

② 柳树国际学校官网, <http://willow.org.mz/>。

③ 卡文特学校是马里兰州巴尔的摩著名的私立学校, 建于 1897 年, 历史悠久、教学成就卓越。

④ 格兰德国际学校官网, <http://www.gis.edu.mz/>。

⑤ 截至 2019 年 6 月, 恩科教育集团在非洲 7 个国家 (布基纳法索、喀麦隆、科特迪瓦、莫桑比克、塞内加尔和南非) 共有 12 所学校, 在未来 5 年计划在 20 个非洲国家增开 30 所学校。

通过认证的学校在课程设置、教学宗旨和组织规则上与法国本土现行标准一致,在该校就读的学生无须通过考试便可转入其他法国学校继续学习。^①在莫桑比克教育和文化资源的国际竞争市场上,这些国际学校作为各国在全球教育领域合作治理的参与者和实践者,往往与本国的语言推广机构建立了有机的合作互补关系,如法国国际学校与法语联盟、剑桥体系的国际学校与英国文化委员会等,促进了英、法、葡等语言和文化、价值观在莫桑比克的传播,有效提升了所属国家的文化软实力。

相比较而言,缺乏成熟的教育体系和政府部门“雄厚的”背景支撑、沿用华人华侨办学旧有模式的中华国际学校,无论在智力、财力还是人力方面,都无法形成在国际教育市场上可以匹敌的竞争实力。事实上,包括华文教学在内的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教学,在莫桑比克乃至整个非洲有可持续发展的机遇和较为广阔的需求市场。首先,莫桑比克与中国结成了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近年来高层之间互访和会谈频繁,随着莫桑比克经济形势的向好以及“一带一路”建设在莫桑比克的逐步推进,莫桑比克的华人华侨数量在保持稳定的情况下可能会出现新的增长点,华人华侨对子女在莫桑比克接受与国内教育体系相接轨的高质量教育资源有迫切的需求。其次,随着中国的飞速发展以及国际地位的提高,以及蒙德拉内大学孔子学院在当地影响力的逐渐扩大,越来越多的莫桑比克人和外籍公民希望学习汉语,莫桑比克赴华留学生的数量也逐年增加。目前蒙德拉内大学孔子学院的教学对象主要是大学生和社会人士,汉语尚未被莫桑比克教育部正式纳入国民基础教育体系,孔子学院中小学教学点将汉语作为选修课,学时也非常有限。中华国际学校如能调整办学模式和办学思路,采用IB教育或剑桥体系等成熟的国际教育体系与中国教育体系的双轨制,实行英汉双语教学,不仅可以满足华裔子弟的教育需求,也为对汉语和中国文化感兴趣,甚至未来可能将中国作为留学目的地的当地学生提供新的选择。最后,莫桑比克政府因教育治理能力较为低下,对国际学校办学持较为宽松的政策,但对汉语进入国民基础教育体系持相对谨慎的态度;莫桑比克的国际学校普遍收费高昂,如美国国际学校年学费为2.5万美元,剑桥体系的学校往往名额紧缺,供不应求,如马普托国际学校需提前半年报名,才能保证入学资格,这些因素也为中华国际学校提供了发展空间。

^① 法国海外教育署官网, <https://www.aefe.fr/>。

虽然莫桑比克华人总体数量不大,但华文教育在莫桑比克的发展历史与现状,以及面临的挑战和机遇,在非洲国家仍然具有相当大的代表性。^① 考察莫桑比克华文教育的上述几个方面,对思考非洲华文教育的整体发展以及中国如何在教育领域与欧美各国一道参与非洲的教育治理与合作,将提供一定的启示;对于我国在新时代参与全球教育治理有一定的启示。随着中国国力的持续增强,中非合作不断深化和全面升级,为非洲华文教育带来新的机遇,不仅现有以华侨教育为主体的华文教育需求日趋增大,中国也逐渐成为非洲学生首选的留学目的国,成为非洲国家医、农、矿等各类专业教育的国际供给方。^② 在此形势下,我国应从教育国际化的角度将非洲华文教育纳入中国参与非洲教育治理的合作范畴,给予更系统、更强大的教育资源支持,形成与孔子学院有机互动、齐头并进的机制,为汉语和中华文化在非洲的推广发挥更大作用。首先,非洲绝大多数国家为非重点侨居国,我国应借鉴法国、葡萄牙等国家在莫桑比克教育资源的供给模式,采取“自上而下”的合作路径,借助中非合作论坛机制和“一带一路”倡议框架,通过中非国家政府间尤其是教育部门间的高层合作,签订相关协议,为华文教育的推进与发展在政策上提供有力保障。在这方面,法国国际学校、葡萄牙国际学校“自上而下”、统筹管理的经验值得借鉴。其次,在经费上,以政府拨款和公共资金为主,同时发挥华人华侨和中资企业的积极作用,新建或利用条件相对成熟的华文学校改建,建构非洲华文学校共同发展的网络。最后,在管理上,通过建立国际交流合作与国内统筹协调两大机制,打造教师、教材、课程、教法的规范化、标准化、专业化体系,开展本土教材研发、华文师资培训、标准化考试与认证等工作,全面提升非洲华文教育的发展水平。^③ 师资培养主要依靠国内高校的汉语国际教育本科及研究生专业,使汉语国际教育专业成为海外华文学校师资的摇篮,并结合本土教

① 参见吕挺《非洲中国新移民华教需求与供给模式浅析》,《侨务工作研究》2016年第2期, <http://qwgzjy.gqb.gov.cn/hwjy/188/2763.shtml>。

② 据教育部2019年4月12日发布的统计数据,2018年共有来自196个国家和地区的492185名各类外国留学人员到中国学习,其中,非洲学生总数为81562名,占16.57%,仅次于亚洲,位居第二,而且,学历生的比例高于非学历生。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官网,2019年4月12日,《2018来华留学统计》, http://www.moe.gov.cn/jyb_xwfb/gzdt_gzdt/s5987/201904/t20190412_377692.html。

③ 参见国务院侨办主任裘援平在第三届世界华文教育大会开幕式上的主题报告《发展华文教育,振兴华文学校》,2014年12月19日。

师培养和灵活的实习生制度,以弥补师资的短缺。课程上,采用华文教育与 IB 或剑桥体系双轨制,在高中阶段采用国际化程度更高,也更加成熟的 IB 中文课程(包括面向母语为汉语学习者的 A 类课程和汉语非母语学习者的 B 类课程),不失为一条切实可行的短期道路。

总之,我国如能通过华文学校参与非洲国际教育市场的共同治理,既可以突破目前非洲华文教育受制于经费、师资等各方面资源匮乏的现实瓶颈,使华文学校成为汉语和中华文化在非传播的重要角色;还可以以非洲为重点和试点,加快中国教育的国际化进程,有效提升中国高等教育在非的吸引力,从而积极落实中非合作论坛成果以及“一带一路”倡议,促进中非人文交流,为深化双多边合作在语言和文化上积累坚实的民意基础。

(责任编辑:王珩)

Education in Mozambique

Guo Jianling / 137

Abstract: The history of Chinese education in Mozambique can be traced back to the 1920s and stopped due to the political reasons after the independence of Mozambique in 1975. Chinese education has been re-launched in the new century because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hinese International School. Chinese Education in Mozambique has experienced the change from teaching Chinese as the mother tongue to teaching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But the system of fundraising, operation and management have not changed significantly. Compared with other international schools in Mozambique, Chinese International School still has a long way to go and faces the enormous challenges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e comprehensive upgrading of China-Africa cooperation has brought new opportunities for Chinese education in Afric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education, we should integrate Mozambique's Chinese education into the cooperation scope of China's participation in African educational governance, provide more systematic support of educational resources, thus to construct an organic interaction between Chinese education and Confucius Institutes, and to better promote the spread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in Africa.

Key Words: Mozambique; Chinese Education;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Education

A Review and Commentary on Teacher Education Program Focusing on Mathematical Literacy Curriculum in South Africa

Zhu Zhe, Lu Jijian, Tian Guoping / 153

Abstract “Core Literacy” has become the key to deepen the reform of basic education curriculum in our country. In this study the “ACE: Mathematical Literacy Curriculum” in South Africa is analyzed by the literature analysis method. The main research objects include the teacher training program of mathematical literacy curriculum of Advanced Certificates of Education in KwaZulu-